

<<博尔赫斯口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博尔赫斯口述>>

13位ISBN编号：9787533925734

10位ISBN编号：7533925734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页数：246

字数：138000

译者：王永年,屠孟超,黄志良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博尔赫斯口述>>

前言

博尔赫斯自述 博尔赫斯曾经“冒着犯下时代错误的危险”，虚拟了一个百年之后关于自己的百科词条，极有博尔赫斯风，节选如下： 博尔赫斯，豪尔赫·弗朗西斯科·伊西多罗·路易斯作家和自修学者，1899年生于当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

去世日期不详，因为作为当时的文学品类的报纸在当地的历史学家们如今正在评述的那场大战乱期间全部遗失了。

他的父亲是心理学教师。

他是诺拉·博尔赫斯的哥哥。

他爱好文学、哲学和伦理学。

在文学方面，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致命的局限。

<<博尔赫斯口述>>

内容概要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以往和未来的历史，我有过的和将要拥有的东西，一切的一切都在那座默默无言的迷宫里等待着我们.....

<<博尔赫斯口述>>

作者简介

豪·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 - 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兼学者。年青时随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等地求学。

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

1935年，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引起阿根廷文学界重视。

1941年出版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他最具开拓意义的作品，此后《阿莱夫》、《布罗迪报告》诸集愈臻其妙，以丰富的叙事手法构筑了作者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

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还体现于篇目众多的谈艺妙文，那是20世纪经典作家的智慧之门。

从早年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到逝世后结集的《私人藏书：序言集》，他的随笔集几乎组成了一部艺术圣经。

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20年之久，还做过18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

晚年失明，仍以口述创作。

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博尔赫斯未能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奖。

耐人寻味的是，包括他在内的20世纪几位顶级大师——普鲁斯特、鲁迅、乔伊斯、卡夫卡等，均与诺奖无缘。

做过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博淹群籍，精通多种语言，以致被视为一个图书馆，或者“作家们的作家”。

晚年的博尔赫斯虽然双眼失明，但藉着想象和智力，似乎更真实和充分地生活在书籍和文字构筑的世界中，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

因此，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

“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译者全部经过博尔赫斯助手、遗孀玛丽亚·儿玉女士亲自过目认可；王永年，高级译审，来自新华社，中国最优秀的博尔赫斯翻译家，他几乎精通欧洲所有重要的语言；在正式着手翻译以前，他先期翻译了一本《博尔赫斯传》，以寻找更为精准的语感。

屠孟超，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导师，资深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家，著名翻译家 黄志良，中国外交官和翻译家，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拜访博尔赫斯 译文兼具信、达、雅，极好地传达出博尔赫斯“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风”。

<<博尔赫斯口述>>

书籍目录

埃瓦里斯托·卡列戈 (1930) 序言 说明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 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生平
异端的弥撒 市郊之歌 可能的总结 补篇 马车上的铭文 骑手的故事《埃瓦里斯托·卡列戈诗歌
全集》出版前言 探戈的历史 信两封博尔赫斯口述 (1979) 序言 书籍 不朽 斯维登堡 侦探小
说 时间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 (1982) 序言 第四歌里高贵的城堡 乌戈利诺的虚假问题 尤利西斯
的最后一次航行 仁慈的刽子手 但丁和有幻觉的盎格鲁 - 撒克逊人 《炼狱篇》第一歌第十三行
大鹏和鹰 梦中邂逅 贝雅特丽齐最后的微笑

<<博尔赫斯口述>>

章节摘录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 证明巴勒莫历史悠久的人是保罗·格罗萨克。

《图书馆编年史》第四卷第三百六十页的一个注释已有记载；多年以后，《我们》第两百四十二期刊登了证明或公证文件。

文件表明，有个名叫多明格斯（多梅尼科）·德·巴勒莫的意大利的西西里人，也许是为了保存一个难以西班牙语化的姓，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他的国籍，他“二十岁时来到本市，娶一个征服者的女儿为妻”。

这位多明格斯·巴勒莫于1605年至1614年间在本市供应牛肉，马尔多纳多河畔有他的牲口栏，豢养或者屠宰野牛。

牛已经宰光，但为我们留下一段明确的记载：“城市边缘的巴勒莫庄园有一头杂毛的骡子。

”听来似乎荒谬，我仿佛看到了它很久以前的清晰而细微的形象，不想再添加什么细节。

我们看到就够了：现实的日趋混乱的模样，夹杂着嘲弄、意外、像意外那般奇怪的预见，只有小说中可以找回，但小说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幸好现实的丰富多彩的模样不是唯一的：还有回忆中的模样，回忆的要素不在于事实的衍化，而在于持久的孤立的特点。

那种诗情是我们的无知所固有的，我无须寻找别的。

勾勒巴勒莫的画面时，少不了那座整洁的小庄园和污水横流的屠宰场；夜晚还少不了一条荷兰走私船，傍靠在茅草摇曳的浅滩。

要找回那幅几乎静止不动的史前景象，仿佛是要愚蠢地拼凑一部条分缕析的编年史：罗列布宜诺斯艾利斯几百年来漫不经心地向巴勒莫扩展的各个阶段，当时的巴勒莫只是祖国背后的一些荒凉的湿地。最直接的办法是采用电影手法展示一系列静止的画面：一帮葡萄园的骡子，脾气倔的蒙着眼罩；宽广的死水上漂浮着几片柳树叶；一个孤鬼游魂似的人颤巍巍地踩着高跷涉过湍急的流水；辽阔的田野毫无动静；赶往北方畜栏的牛群践踏出来的蹄印；一个农民（拂晓时分）下了累垮的马，砍断它粗壮的脖子；消失在空中的烟。

一幅幅的画面直到堂胡安·曼努埃尔的建城，他不仅仅像是格罗萨克记载的多明格斯—多梅尼科那个历史人物，并且成了传奇似的巴勒莫之父。

建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当时的惯例是在通往巴拉卡斯的道路旁边拥有一处可供歇脚的别墅。

但是罗萨斯大兴土木，他的别墅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就地取材。

于是，罗萨斯从苜蓿地（后称贝尔格拉诺）运来几千大车的黑土，填平并改良巴勒莫的黏土，直到原来的生土和费了大力气运来的泥土符合他的心意才罢休。

40年代时，巴勒莫上升为发号施令的共和国首府、独裁者的朝廷和中央集权派诅咒的对象。

我不打算细述它的历史，以免忽略别的部分。

我只消列举“那座称做‘他的宫殿’的白色大宅”（赫德森，《很久以前》，第一百零八页），甜橙园，“复兴者”用砖墙和铁栏杆围住的划船的水池。

斯基亚菲诺评论那种简朴的水上消遣时说：“低水平的泛舟不会有什么乐趣，回旋的范围又这么小，等于是骑矮种马。

但是罗萨斯相当得意，他抬头就可以望见栏杆旁边站岗的卫兵的身影，像涉禽似的密切注视着远处。

”那个朝廷已经分散到各郊区：埃尔南德斯的低矮的土坯营盘和巴勒莫的混血儿侍从队打闹作乐的营寨。

大家看到，郊区永远像是有两种花式的纸牌，有两面的钱币。

巴勒莫在一个肥胖的、金黄头发的人苛刻的监视下惶惶不安地过了十二年。

那人穿着镶红边的蓝色军裤和鲜红色的马甲，戴着一顶宽檐帽，走在清洁的路上，挥动一根轻飘飘的长手杖，仿佛把它当做权杖。

一天傍晚，那个人胆战心惊地出了巴勒莫，去指挥等于是溃逃或者早就注定要打败的卡塞罗斯战役；另一个罗萨斯，也就是胡斯托·何塞，进入巴勒莫，他像是一头野性未驯的公牛，礼帽箍着一根鲜红

<<博尔赫斯口述>>

色的玉米棒子党的饰带，身穿将军的豪华制服。

他开进了巴勒莫，阿斯卡苏比的传单写得好：在巴勒莫的入口，他下了命令，拿两个倒霉的人示众，他们挨枪子之后，被吊在大树上，直到尸体腐烂，一块块地脱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